

911 应引发美国新思考

陶文钊



【作者简介】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室、美国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室主任、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兼任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会长。曾作为国家公派学者赴美国进修，在乔治城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罗斯福图书馆等处研究中美关系史。1999 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陶文钊长期从事近代关系史研究，尤其是中美史研究。著有：《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中美关系史（1949—1972）》，编著有：《中美关系史论文集》、《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回顾与展望》、《抗日战争——外交卷》等。其中《中美关系史（1911—1950）》于 1996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奖）。

恐怖主义 9 月 11 日对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一些政府目标的袭击是美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它也使全人类第一次意识到，恐怖主义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破坏，会对人类的和平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国际社会第一次把反对恐怖主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作为各国需要合作解决的一项紧迫问题加以考虑，加以商讨。作为直接受创的美国，更是应该有新的思考。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恐怖主义是对全体人类的威胁，是对和平生活的威胁，是所有追求和平、进步和繁荣的人们和国家的共同敌人。因此，反恐恐怖主义也就是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共同斗争，而不是哪一个国家独自的事情。反恐恐怖主义的斗



布什总统自执政以来，首次来到纽约。背景是纽约名景世界贸易中心大楼

争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首先，作为国际范围内的一场政治、军事、也许



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视察五角大楼的被撞现场

还有经济的综合斗争，它需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需要符合国际法，符合通行的国际惯例。这样才能使这场斗争有序地进行。其次，既然这场斗争需要国际合作，那么联合国就是国际合作的最好场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世界和平负有首要的责任，在打击恐怖主义这场斗争中自然也应该发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作用。第三，在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地区范围内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在 9 月 14 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是我们组织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在该组织框架内已经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并正在采取步骤加快建

立联合反恐机构。”这是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各有关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尝试。第四,在打击某一地区的恐怖主义的时候,要顾及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然,这场斗争就难以得到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全力支持。第五,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要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长远利益。在 9.11 事件后,阿拉法特呼吁巴以立即停止冲突,一些国家呼吁立即重新启动中东和平进程,这都是对这次事件的理性的反应,目的是一个,那就是要使反恐主义的斗争更加有序。只有得到全世界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反恐主义才会卓有成效。

阿富汗不同于伊拉克

布什总统已经宣布,9月11日起,美国全国处于战争状态。国会已经授



内陆国家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图

权总统“可以使用一切必要和合适的力量”,以打击“策划、指使、实施和帮助‘9.11’恐怖袭击的国家、组织和人员或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包庇者。”美国也已经锁定现在阿富汗的本·拉登是 9.11 袭击的“首要嫌疑犯”,并向阿富汗提出了交出本·拉登的最后通牒。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如箭在弦。

但阿富汗与伊拉克大不相同。伊拉克地处波斯湾,那里是美国常年派有重兵的地方,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飞机极容易到达那里。阿富汗却是个中亚内陆国家,美国在附近没有军事基地,波斯湾是美军重兵集结最接近阿富汗的地方,但离阿富汗也有几百公里之遥。阿富汗不临海,被六个国家包围着,美国飞机要飞到那里,首先要借道别的

国家。伊拉克在著名的两河流域,一马平川,美军当年如果想打,也许一直可以打到巴格达。阿富汗是个多山的国家,全国面积的 4/5 是山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和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的手段主要是大规模轰炸,是精确制导的远距离打击,但这在阿富汗却行不通。阿富汗现在的公路非常简易和落后,全国没有铁路,有两个机场,但也严重损毁。美国要在这里寻找战略目标都十分困难。在阿富汗这样一种险要的地势下,本·拉登很容易躲藏,而美国要发现他、抓住他却非常困难,恐怕非出动地面部队或空降部队不可。而要这样做,就得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准备,特别是在后勤补给等方面。而且这样做本身也具有危险性。一些曾经参加过 70 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俄罗斯军人警告美国,不要派地面部队进攻阿富汗,否则就会像当年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那样陷入战争泥潭难以脱身。这可以说是经验之谈。

再者,本·拉登绝不会束手就擒。据称,他已经在 50 多个国家建立了恐怖主义组织,如果美国进攻阿富汗,美国本土和海外机构仍有可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这就是说,美国在策划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得认真地考虑如何更加严密地防守,而且这防守的战线要拉得非常之长。这也是美国在以往的战争中没有经历过的。美国的资源、兵力再多也是有限的。在攻与守之间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这也是使美国决策者十分头疼的事。布什总统已经放出口风,要求美国公众准备作出牺牲,与恐怖分子进行长期的持久的战争,也说明这是一场难打的战争。在这种时候,美国决策者尤其需要冷静,在掌握确实证



第二架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瞬间

据和确实情报后才可动手,而避免伤及无辜。从现在情况看,美国的这场战争很可能是一系列“外科手术”式的战争,美国查到了哪里有恐怖分子基地,就向那里发动攻击。但恐怖分子在暗处,美国在明处,时间一长,对美国各方面的牵制将是很大的。

美国应该反思的一些问题

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给美国决策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它涉及到美国的安全战略和防务思想,涉及到国防和情报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对国际关系



世贸大楼被撞后倒塌



月光下被撞的五角大楼一角



世贸中心爆炸后，街道上的行人惊慌失措

的重新认识。美国决策者是可以从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中反思一下美国的有关政策。问题颇多，这里仅简单地提三点。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到底来自哪里？自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就一直有人在鼓噪“中国威胁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和《考克斯报告》等曾经把“中国威胁论”闹得甚嚣尘上。2000 年又有《当前的威胁》一书出版。这本书将对美国的种种威胁进行了比较，而强调的还是中国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正在上升中的国家，它的经济和

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它对美国“越来越敌对”，“越来越好战”。由一些国会议员、他们的助手、一些利益集团、一些反华的新闻界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所谓“蓝队”，就是挖空心思要损毁中国、破坏中国的形象，破坏美中关系的一个松散集团。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却不小。现在真正对美国造成巨大破坏的威胁摆在了面前，他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看看中国到底是威胁美国的因素，还是帮助美国消除威胁的因素。

NMD 是不是美国防务的当务之急？本届政府在上任不过半年多的时间里最卖力推行的一项政策大概是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按照一些美国决策者的设想，一些“胡作非为”的国家在以后的某个时候会向美国发射洲际导弹，它们可以携带各种弹头，核弹头、生化武器弹头等，因此美国要搞全面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他们甚至说，不要看现在天下太平，谁能说再过十四五年不会发生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总之，整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是建筑在一种猜想、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它却要花费美国很多资源，几百亿，也许上千亿美元。现在美国决策者应该看到，如果敌人要进攻美国，他们

未必需要使用洲际导弹，他们可以使用最原始的武器，甚至不是武器的武器——水果刀，而使美国遭到重大的伤亡。用那么多的资源和精力去对付假想的威胁，而忽视了现实的威胁，这样的政策是否明智，尽管美国富甲天下，它的资源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国到底应该如何更有效地配置它的资源，有效地使用它的防务和情报费用，美国决策者是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实际上，在 9.11 事件之后，有的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单边还是国际合作？本届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遭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批评。在退出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协议书》、不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推行 NMD 计划方面，人人都感到，本届美国政府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对待庄严的国际义务，自行其是，我行我素。这次恐怖主义袭击应当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在与恐怖主义这样的跨国犯罪进行的斗争中，国际合作是绝对必须的。既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国际合作，其他问题又如何呢？他们是不是也要在别的国际政治、世界经济问题上多一点国际合作，少一点单边主义呢？



五角大楼难逃一动